春秋比事

小白抑强楚衛諸侯小白侵伐并吞執大夫
救國城國　三伐戎
晉文公　重耳
六國背服終始　總論

第三卷
魯隱公
攝位非正　及宋鄭仇好
事齊伐邾　與戎盟會

大夫始僭

不修政不愛民不能馭臣

宣公

好齊仇晉

公孫歸父專權奔亡與公孫敖相類

第四卷

成公

事晉背齊

盟楚于蜀

僖公　齊僖與紀終始
襄公　孝公
孝公與狄終始　昭公
懿公　惠公
與莒國終始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　齊燕終始
悼公　簡公

齊大夫

第八卷

宋

宋世家

穆公 殤公

莊公 閔公

桓公 襄公

襄公仇曹 成公

莊公

莊公與齊衛宋魯陳蔡仇好終始

厲公

宋魯與鄭廢立

鄭在小白時叛齊即楚

文公

穆公

靈公

襄公

悼公

成公

宋鄭仇好

衛鄭仇好

鄭許仇好
簡公
定公
聲公
第十卷
蒐狩總論
蒐
狩
城築總論 內城者
十八
城兩邑者二
釐公
簡公與陳蔡宋仇好
獻公
鄭大夫
治兵大閱 作甲作軍舍軍
附

鄉飾師城者三　書築者八

外城六　獻捷總論

田邑總論　疆田墮邑附

第十一卷

郊總論　雩論

禘論　烝嘗

逆祀從祀　宗廟

宮室　正朔

伐

經書從王伐者一　經書公伐六

內大夫伐七　伐我者二十一

經書伯主伐者九

經書齊宋晉楚伐鄭者三十二其間齊伐者三

書宋伐一　晉伐十五成三

楚伐十七

經書諸侯獨伐國十一

經書諸侯同伐國者八

經書大夫同伐者十四

經書大夫獨伐二十九

經書獨稱國伐與狄同文者四

經書夷狄伐國者八

經書吳伐國六

第十七卷

戰

經書內與敵國戰者四

經書諸侯交戰者八

經書戰夷狄者八

第十八卷

救

經書王臣救者

經書諸侯救者

經書夷狄救者

第十九卷

經書伯主救者

經書大夫救者

平

遂
經書王臣遂者
經書諸侯遂者
經書夷狄遂者
第二十卷
夷狄
狄之交亂諸侯者八國
經書霸主遂者
經書大夫遂者
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比事二十卷舊本題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為婺之教官陳振孫書録解題曰按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士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豈別

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辛未廬陵譚月卿序以為莆陽劉朔撰併稱月卿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據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仍著棐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迹相近者各比例而為之說持論頗為平允本名春秋總論亮

為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刊于金華其本久燬
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此本
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從元
刻傳録者也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為婺之校官以文辭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卷一

宋 沈棐 撰

周天王

春秋之時周自平王至敬王歷十三王其間王臣聘魯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　來求者三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來

歸物者三隱元年宰咺來歸賵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
定十四年石尚歸賑　來錫命者三莊元年榮叔錫公
命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召伯錫公命　王臣
來會者二文元年叔服會僖公葬五年召伯會成風葬
　內大夫往會葬者二文九年叔孫得臣如葬襄王
昭二十二年叔鞅如葬景王　王臣來者二隱元年祭
伯來桓八年祭公來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僖二十八
年公兩朝王所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文元年叔孫得

臣如京師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　諸侯勤王室者五桓五年從王伐鄭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洮昭二十三年晉大夫帥師圍郊三十二年晉合大夫城成周　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八年會王人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七國于葵邱二十九年會王人于翟泉文公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

天子按覲禮諸侯入郊王遣使迎勞則稱天子既至王庭則稱王以命之蓋迎勞稱天子者謙下之辭也當閒王時周室益弱諸侯愈強故聖人於此特變文示義稱天子錫者以見周之甚微屈於諸侯不敢以王禮自命也嗚呼孔子傷周之意求於筆削可見矣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春秋之時禮法廢壞諸侯視盟主為甚重視天子為甚輕故公及大夫如齊如晉者不可計至於朝王所如京

也至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謂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夫當文公時臣下專政國君之命已不行於大夫則公孫敖如周不至蓋無足怪矣嗚呼諸侯知有天子則大夫知有諸侯此上下相持之禮也彼魯之國君既蔑無周王又安使魯之大夫受吾命而不廢哉然則諸侯欲令其臣之無他尊天子則臣自服矣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伐國同文乎蓋書伐者重凡伯之罪也重凡伯譏天王也自入春秋未有來聘之文今隱公即位未嘗朝周而桓王首聘於魯以長諸侯不臣之心則其非禮甚矣故因凡伯聘魯見伐於戎而書伐以重之重凡伯之惡則譏桓王可知矣發微謂楚邱者責衛不能救難稱凡伯以歸責凡伯不能死職理或然也按左氏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邀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於徐吾氏說者以為王者至尊

毅單蔑甘過鞏成殺王弟佞夫括瑕僚奔晉蓋儋括欲
立佞夫王子瑕括之黨也佞夫既死瑕遂出奔經書奔
晉不言出者周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昭二十六年尹
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按左氏晉荀躒帥師納敬
王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固南宮嚚奔楚經書以子朝奔者疾其助篡奪之惡權
制於三卿故顯誅之耳然立子朝獨書尹氏奔楚并舉
召伯者明罪本在尹氏當先誅逆首後治其徒也所謂

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卿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氾太叔以狄后居溫故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二十五年晉文公納王王入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此襄王時叔帶之難天王出鄭歸周之迹也

子朝之亂

按史記景王十八年太子早卒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猛為

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子丐是為敬王夫子朝子猛嫡庶長幼傳不載攻賈逵註以子朝為景王庶子敬王為猛母弟而史記以猛為長子以意推之則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嫡子之長猛當立而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左氏謂王子朝與其傳賈起有寵於景王景王與起欲立之劉伯蚡單穆公惡賈孟之為人欲殺之又惡子朝欲去之王田北山將殺劉單會疾崩劉單攻賈起殺之子朝作亂逐劉子單子逆王猛於莊宮以

歸王子還子朝之黨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殺還及
其黨八人子朝奔京單子伐之劉子入于王城周翬簡
公甘平公為子朝所敗單子以王次于皇子朝之黨伐
皇大敗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于王城劉單
為子朝之黨所敗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在京楚王師
軍於京楚伐京毀其西南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郊討
子朝也郊潰子朝敗自京入于尹劉單伐尹不勝而還
以敬王如劉避子朝也子朝入于王城子朝之黨尹辛

還此敬王時子朝之難天王居狄泉歸周之迹也

儋括之亂

初靈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告王曰必殺之不殺將害王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周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此襄三十年景王時佞夫之事也

子札之亂

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札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此宣十五年定王時王子札殺毛伯召伯之事也

總論

傳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故昵愛寵私並后匹嫡未有不產禍者觀東周二百四十餘年王室變亂載於經凡四而以嫡庶不分嗣統不正亂者居其二焉襄王嫡子也叔帶母弟也而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鄭

此故特書以甚其惡嗚呼東周之衰也嫡庶之位不正生殺之柄不行兄弟爭國卿士擅權上下相黒無所畏忌王室益衰不可救止為天下之本且如此安能望諸侯之理乎

王臣見經者三十一

按例天子三公稱公卿書爵大夫字士名士之微者不名所以名等列定尊卑也三公稱公者若桓八年祭公僖九年宰周公成十二年周公是也卿書爵者若隱元

矣哉

小白侵伐并吞執大夫
先儒謂小白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脅逼強制
諸侯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夫當春秋時列國諸侯務
相侵伐強者肆凌暴弱者受并吞殘民暴骨不勝其患
聖人幸伯者之出以禮義交大邦以仁恩綏小國革干
戈之亂還敦厚之風庶幾乎西周之治也奈何小白之
興伯德不純二十六年之間盟會諸侯雖假仁義號尊

侯之大夫也雖然宋衛不服陳鄭即楚則用兵侵伐雖害伯德其罪尚輕至若凌虐小國則罪之重者而滅譚滅遂滅項尤為甚焉蓋恃兵威以滅國非霸者事也小白主伯中原攘却强暴不以德服諸侯而反蹈肆虐之惡不亦可耻哉例貶稱人宜矣

救國城國

救難恤災存亡繼絕伯者之美事也當小白時楚與夷狄交侵中原鄭許徐三國則病楚邢衛二國則病狄所

賴以驅攘者唯小白也攷之春秋齊侯主伯書救國者五書城國者三然有救之而成功者有雖救而不成功者若莊二十八年救鄭鄭遂與櫟之會僖六年救許許遂與沈之盟使皆強楚即中國此則救之成功者閔元年救邢僖元年又救邢而邢不免於衛懿之遷僖十五年救徐而徐不免於婁林之敗此則救之而不成功者也夫以伯主之威合諸侯之師救一小國則旌麾所向宜其戡不濟矣然而救難之師或濟或否其故何耶蓋

二十八年荆伐鄭經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僖六年楚人圍許經書諸侯遂救許是皆合中國之兵赴難直前而無所次故能折楚之暴收救患之功也至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之則未能率諸侯以往故其功未見春秋稱人以譏之至僖元年雖舉三國之師聲言曰救然次于聶北逡巡顧望是致邢人有夷儀之遷則實非救也又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侯雖合諸侯盟于牡邱以謀救徐方且遠次于匡遣諸侯之大夫以為

救援之名是致徐有婁林之敗則亦非救嗚呼既不能力救諸侯于被難之時待其社稷喪亡國祀遷徙則雖往城之何益哉故經書二年城楚丘蓋譏其不救患而城之也僖元年書邢遷夷儀三師城邢蓋譏其緩于救患而城之也十四年書諸侯城緣陵蓋譏其不能攘却東夷而城之也先儒曰與其既亡而城之不若未亡而救之小白之罪蓋見於此

三伐戎

晉文公　重耳

攻之春秋重耳主伯五年侵伐各一僖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是也八國一二十八年八曹是也圍國二二十年圍許三十年圍鄭是也執諸侯二二十八年曹伯衛侯是也盟諸侯二踐土翟泉是也會諸侯一會溫是也按左氏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曹伐衛盖曹衛楚之與國為楚之捍蔽者晉侯將服楚救宋然不得曹衛楚未可服是以先侵曹伐衛而後戰

楚也是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蓋晉為宋楚為曹楚既不為宋矣故晉執曹伯以畀宋所以怒楚使戰也及四月合四國之師及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經於三國稱師獨書晉侯所以顯晉侯伯功之成晉既敗楚于是率諸侯為踐土之盟而致天王於會故經於下又書公朝於王所蓋不使晉侯得以致天子故上文不言王又不言諸侯朝特言公朝于王所以明晉侯召君之惡也冬會諸侯于溫晉侯復致天王則其惡又甚矣故經

書天王狩于河陽左氏以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蓋諱以天王之尊而從霸主之嚭致若王巡狩而諸侯會方岳也及二十九年會王人六國盟於翟泉說者以謂陷諸國大夫故稱人然王人不可與盟今使大夫盟之則晉文之惡又可知也嗚呼晉文一戰敗楚於是恃其威勢驕傲不臣至以身召天子以大夫盟王人豈非萬世之罪人哉其不及小白遠矣

六國背服始終

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
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諭其志矣況當時楚雖
浸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
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
然而楚人之橫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之霸而楚
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上公脅制諸侯
使束身從已齊魯之君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慙色
中國諸姬幾為楚盡矣使重耳之興尚懷仁厚不奮兵